



武威历史文化丛书

# 武威文物研究文集

黎大祥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武威历史文化丛书

# 武威文物研究文集

顾问 牛兆虎 曾继伟

策划 陈永坚

编审 冯天民 刘开柱

作者 黎大祥

甘肃文化出版社

武威历史文化丛书  
武威文物研究文集  
黎大祥 著

---

责任编辑:管卫中

装帧设计:张延山

---

出版发行:甘肃文化出版社

印制:武威市印刷厂

社址:兰州市庆阳路230号

厂址:武威市共和街184号

邮政编码:730030

邮政编码:733000

电话:(0931)8454246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

---

开本:850×1168毫米 32开

版次:2002年8月第1版

字数:20千

印次:2002年8月第1次

印张:8

印数:3000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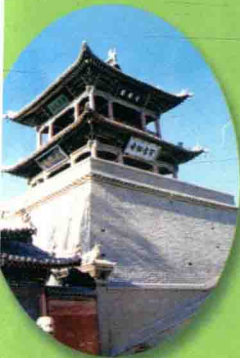
书号:ISBN 7-80608-726-5

---

定价:28.00元



武威雷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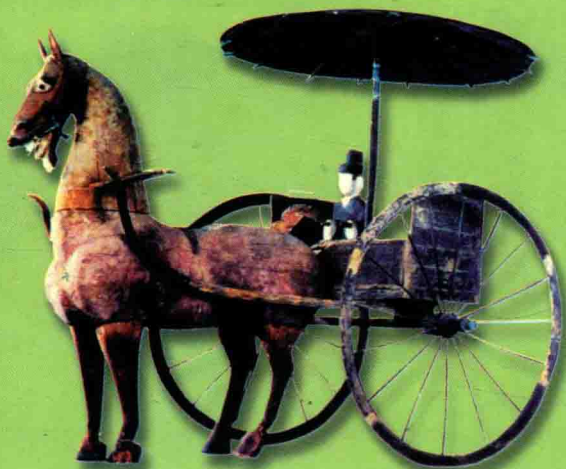
大云寺古钟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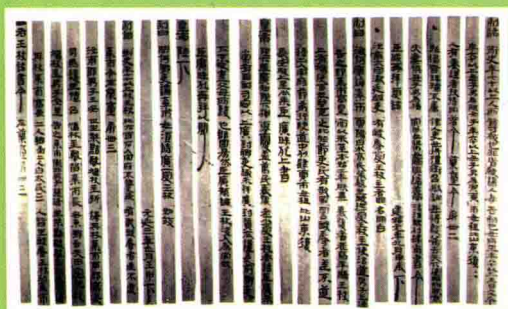
天梯山石窟大佛窟



文庙尊经阁



汉代木轺车



汉代王杖诏书令简



汉代龟形铜壶



魏晋木牛车



西夏木缘塔



唐青海王慕容忠墓志



西夏天鹅纹瓷瓮



西夏银符牌



西夏金碗



西夏木板画



西夏木板画



高昌王碑



明代水陆画

市人大主任牛兆虎题词

求真溯源

壬午秋月牛兆虎



市政协主席曾继伟题词

文物天地廿四秋  
心血结晶献凉州

曾继伟题

## 总 序

赵 俪 生

现在的武威市，原为武威地区，2001年撤地设市。可是在中古时期（具体说，是公元2世纪至6世纪，甚至7世纪），凉州却是一个具有全国意义上的三大据点之一。

现在，就让我来说说这三大据点。

第一个据点是邺，今河北临漳。这是广袤的华北平原上的一个大据点，既是军事据点，又是政治据点，还是文化（各民族文化）的据点。老实说，北方据点应该是洛阳，但当时的洛阳经历了八王之乱和刘聪、石勒等的折腾，你杀进来，我杀出去，已经不像个样子了。北魏孝文帝那一段短暂的“升平”，已经只是遗迹了。所以后起的英雄（或者叫野心家），就要另觅去处。

曹操选定了邺，石勒也选定了邺，高欢也选定了邺，这其中必有道理。这里是北方大族赵郡李氏世代蕃衍的地方。再往北一点，就是清河、博陵二崔氏的地面。在中世纪，不管你是什么民族，不管你手底下有多少兵马，你总离不开世家大族，他们有庄园，有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有数不清的依附农民，这些依附农民既可征来打仗，又会做买卖。旧史书把这段历史叫“五胡乱华”。这提法不妥。因为胡乱华，华也乱胡；乱之外还有治，胡治华，华也治胡。后来，人们使用一个新辞叫“胡汉杂糅”，这比较妥贴。这个“糅”，不仅指血统上糅，更重要的指文化上的糅，儒道跟佛糅，胡语同汉语糅（现代汉语中留有不少胡辞，久

而久之，也就同于汉辞了)，这样揉来揉去，就揉出了灿烂的盛唐文化。

第二个据点，就是凉州。凉州这个据点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不是谁选定的（在起初，也有张轨选定的偶然因素）。偌大一片大西北，总该有个中心吧，人们就选中了凉州。自“四郡”到“五凉”，“五凉”之中最要害的是前凉。试想张氏前凉，传了九代，76年，虽然最后几代也有不太像样的统治者，但总的看，还是稳定的，起了很大作用的。第一，它以儒学为宗，保持着汉文化的正统，并以之为基础，以与诸少数民族文化相杂糅。第二，它一直奉南朝为宗主，也就是说在政治上有稳定的标志。以此二者为基础，它与它周边的民族搞“胡汉杂糅”。须知，大西北的“胡汉杂糅”与中原的情景不太相同，中原的“胡”是大股的，充满着征服的性能；西北的“胡”，种姓比较复杂，但征服的性能相对较弱，这样就使得西北的杂糅中汉文化的凝聚力就较大些。

由于稳定，经济也有一定基础，于是铸造并流通了五铢钱。这件事影响很大，很广。东边的和南边的人，都认为五铢钱是九州大地上茫茫黑夜中的一座灯塔。它会使人想起了汉武帝时候的兴盛，也会想到货币交换经济对比起自然经济的以物易物来具有的生活上很大的方便。

当时，有相当顺畅的一条通道，从武威到金城，再觅道由嘉陵江到长江，顺流而下，达于建邺。政治使节走这条路，跟着商人也走这条路，西域僧人也走这条路。从史料中我们看到，一些西域僧人在祁连山稍作停留，转到金陵的名刹中当了主持。我们还看到，凉州文人的著作被献到南朝来，《宋书》中就保存着这些书的目录。

现在说第三个据点。它是建邺，后改建康，即现在的南京。它除了南北交战之外，基本上不存在“胡”的问题，从而也就不

存在“胡汉杂糅”的问题。它是北方世家大族纷纷南迁，在待开发的江南占有土地和劳动力的现场。在开发过程中，自必有冲突，也有融合，从其中逐渐形成了所谓江南的文化。这里儒家的基础较薄弱，玄学和佛学的影响较重，所以这里人们的思维能力较之北方有所不同，比较敏锐；在文学方面词藻的积累和使用也较富丽。苏轼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其实，南方有南方的衰和溺，北方也有北方的衰和溺。以思想说，北方溺于儒而南方溺于佛、道，在文学方面，南方词藻为盛，而思想骨架比较软，多靡靡之音。等隋、唐南北统一，两方互作补充，这种地域上的差别也就慢慢地消融了。

至于这三个方面的政权，大都是些不成气候的统治者。北齐高欢的6个儿子交替坐桩，充满了放肆的杀戮和奸淫。南朝也是中央威权不振，凭几个军阀在那里互相伙并、篡夺。对比之下，还算凉州方面比较稳定，前凉的张家，西凉的李家，北凉的沮渠家，表面看它们间也有些冲突，但宏观来看，它们是互补的，形成了以河西儒学和河西佛学为主要内容的河西文化。这支文化，不能不承认在组成盛唐文化中，占有着它自己的一定的一个构成部分。

盛唐之后，经安史之乱，西北的兵防削弱了，西北的少数民族的势力又强盛起来。其中首先是吐蕃，其次是回鹘，再其次是党项。它们比公元4、5世纪的鲜卑和“杂种胡”来，其征服的性能却强悍得多了。于是在9、10世纪，河西走廊的东头和西头是吐蕃占据着，中间是回鹘占据着，北面又兴起了党项族的西夏。这样，当年三据点之一的凉州，其影响力就自然而然地逐渐衰落下来。

这段兴衰的历史，是值得总结总结的。所谓总结，也包括分类，因为分类象征着研究工作的细致化。现在，武威的同志们要出一套丛书，正标志着这种分类和细致化的开始。这是值得祝贺

的。他们邀约我来写这篇序，这真叫我却之不恭，受之有愧，愧就愧在我对凉州文化知之甚少，研之甚浅，实在够不上写序的资格。兼之年龄已不是一般的老而是很老了，思维迟钝，连动作也迟钝了。这篇序真是艰苦挣扎了三、四天才完成到可以交卷的地步。

2002年7月24日写完于兰州  
大学22号楼之209室，时年86。

## 序

冯天民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孔子的优秀学生颜回，可以称得上是一位耐得寂寞，守得清贫、不随流俗、认真做学问的楷模了。面对黎大祥，我常常想到颜回的这一点精神。

我与黎大祥交往已经20年了。初次与他相识，是在1982年。那时，我和高琳、周元德两位先生同被抽调去武威县博物馆帮助举办文物陈列展览（如今这两位先生都早已作古）。黎大祥当时刚从武威师范毕业，分配到博物馆工作不久，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子。见面给人的印象是老实、纯朴、拘谨、腼腆，农家子弟的气习十分浓厚。加之衣着简朴，语言不多，毫不起眼，仅仅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工作人员而已。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敏于行而慎于言”的品格优势充分发挥作用，头角逐渐显露出来。黎大祥的名字随同他的文章，不知不觉间在一些省级、国家级刊物上有了一席之地，一些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也邀请他参加。他在文物方面的工作成就和研究成果日积月累，渐成气候，一天天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如今，二十多年过去，风雨沧桑，世事嬗递。当年的毛头小伙子黎大祥已经年过不惑，两鬓染霜，除两袖清风，一身瘦骨之外，别无长物。但他送到我案头的一摞沉甸甸、厚实实，长达十多万字的书稿——《武威文物研究文集》，却硬铮铮给了我一个惊喜，一份欣慰。

我在心底里由衷地发出赞叹：黎大祥，好样的。你的行动与成果，正应了方志敏同志说过的一句名言：我们活着不能与草木同腐，不能醉生梦死，枉度人生，要有所作为。

黎大祥同志作为一名专业文博工作者，不慕名利，安贫乐道，刻苦学习，勤奋工作，为武威文物的发掘征集、保护研究、陈列宣传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取得了令人仰美的成绩。

——清理唐弘化公主及吐谷浑王族墓葬。八水年代与党寿山同志在极其困难和艰苦的条件下用了3个月的时间清理发掘出一大批唐代木雕、丝织物、漆器等珍贵文物。这批文物经脱水处理及整理后，很快在文庙举办临时陈列展览，并认真进行修复研究。黎大祥同志撰写的论文《武威青嘴喇嘛湾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发表于《陇右文博》，是考古史上继著名考古学家夏鼐研究吐谷浑王族墓志及历史之后的重要研究成果，被收入山东社科院主编的《世纪文典》，是甘肃五十年重大考古发掘研究成果之一。其中有迄今为止国内保存的唯一的一件唐代琵琶及鎏金银碗和一批木俑，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首次发现明、清两代重修白塔寺碑记，经考证提出元代统一西藏与武威白塔寺有关系。关于“凉州商谈”史料虽有记载，但未与武威白塔寺遗址与石碑文物联系起来，也不知有碑刻记载和遗址存在。1927年大地震，寺院大塔虽被毁，但到解放后寺内的小塔和一些建筑仍在，正因为没有同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联系起来，文管部门也没有列入保护范围加强管理，因此使白塔寺在五、六、七十年代被拆除，辟为农田。

1984年3月在文物普查中，黎大祥发现了三块石碑和白塔建筑遗址，冒着寒冷抄录了碑文，并对现存遗址状况做了详细调查记录，又翻阅了有关史料，经过对碑文的考证，首先在《中国文物报》发表了《白塔寺——民族团结的象征》一文，引起了文物部门和这方面研究专家的高度重视。因此1987年市政府才将其公布列为

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使石碑及遗址得到了重视和保护。之后新华通讯社驻兰记者王振山、郭小兰等多次到现场调查采访,引起地方领导和国家文物局及国家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

——调查、清理、征集大批珍贵文物,极大地丰富了博物馆文物藏品。多年来在全市文物的调查、清理、征集工作中,发掘征集积累了现存博物馆被定为国宝和一级文物的大批珍贵文物:1981年9月在磨嘴子袁德礼老人家厕所墙缝里收回在山上取土时发现的26枚汉简,是汉代皇帝颁布的《王杖诏书令册》简,党寿山撰文研究,引起史学界的轰动,曾多次出国展出,定为国宝。1982年在原县招待所干部秦万全家用8元钱征集一枚北凉临松令印。北凉在武威建都,是这时期唯一的一枚县令印,极为珍贵。83年得知磨嘴子出土的一件汉代王杖鸠鸟,被武运司司机陆进祥拿走,先后4次到他家和单位寻求,终于将此收回,定为一级文物。85年5月黎大祥到磨嘴子将邱银花家拉土时出土的木马、镇墓兽等文物多件收回,定为一级文物。特别是木马,是出土木马中最完美的一件,曾被选为文庙门票图案。84、85年参加省考古所在五坝山、旱滩坡的发掘,清理墓葬百余座,出土文物千余件。有极为珍贵的汉代金花、前凉木牍、莲枝灯、丝织物等。86年在长城乡村级整党3个月期间,黎大祥征集文物数十件,其中用10元钱征集的唐代鎏金铜佛和6元钱征集的三彩扁壶定为一、二级文物。88年在东河乡现区委工作的陆世虎家征集一批清代凉州天梯书院和雍凉书院的考生答卷和古旧图书,是研究清代凉州教育史的第一手资料。

——发掘、征集收藏了馆藏的西夏文物,为西夏博物馆建立奠定了基础。1981年12月县长刘尔能处理武威与天祝草原纠纷,路过古城塔儿湾,听说有文物发现,通知博物馆,馆领导派黎大祥一人骑自行车行驶40多公里连夜到达,征集出土西夏文物数十件,第二天一早拉了一驴车,送回文庙,其中的一部分定为一级文物。

从这以后，引起了博物馆对这处西夏遗址的重视，80到90年代初，清理出土并修补复原各种瓷器百余件；92年国家拨款10万元由省考古所进行发掘，掌握了大量考古资料，出土一大批西夏文物。是目前国内发现的一处出土西夏瓷器种类最多、最有考古研究价值的西夏遗址。87年城内署东巷出土金碗、银锭。工头张忠山拿来金碗2件，银锭7块让黎大祥鉴定，打了收条后，让张忠山回去，等商量后处理。第二天黎大祥听到有人说张忠山仅拿来一半，大部分私分哄抢，随即报告公安处稽私队，用3个月时间，在博物馆的配合下，将21件银锭、3件金碗、金链、金撮和其它文物全部追回，其文物价值之高，是西夏考古的重大发现；同年7月，亥母洞信教群众取土时发现西夏文物，对此进行清理，在市上领导的支持下，市政府拨款5千元，博物馆安排黎大祥同志负责，在这里用3个月时间清理现场，出土大批西夏文、藏文文书、佛经、唐卡等文物。特别是出土的《维摩诘所说经》经专家研究是国内现存最早的泥活字版本，国家文物局专门为此组织专家论证会，极大地丰富和提高了武威西夏文物的地位，为今天西夏博物馆的建立打下了基础。由于清理、征集收藏了大批在全国具有影响的珍贵文物，93年武威市博物馆被评为全国地县级十佳博物馆之一。

——维修雷台汉墓。1980年下半年由党寿山同志负责，市水电局沈生顺（已故）设计，黎大祥住在雷台具体维修施工。当时社会上有一种说法：雷台汉墓出土文物已被省上拿走，留个空墓修好有啥用，白花钱，不如填毁，幸亏当时县上主要领导对这件事情十分重视，采纳专业人员意见，坚持保留维修。84年铜奔马被定为国家旅游标志后，雷台汉墓成为发展武威旅游业的重要文物景点，这与当年党寿山、黎大祥他们的建议和辛劳是分不开的。

20年来，黎大祥走遍了全市有文物的每一个角落，并对全市发现文物的每一个地方，出土的每件文物，都作了记录。在国家级、省级刊物上发表研究文章数十篇，参与了上海三联、古籍出版